

優等獎

夢回逍遙津

◆ 林峰緯

編劇創作構思

本作以夢境與現實交錯的形式，來探討年輕戲曲從業者的困境。隨著時代變遷，年輕人不再關注戲曲，許多同樣與我念戲曲專業的人也都表示畢業後不會從事相關工作。然而戲曲不應該只是一個被時代遺忘的文化，而是可以因為時代的改變，而在形式或表演上做些變化，注入新的元素，讓觀眾更容易接受，以傳承戲曲文化。

劇中的主角文遠，為梨園世家之後，父親文鴛曾是著名的戲曲演員。然而父親的光環帶給他極大的壓力，加上母親的早逝，後來父親受傷後一蹶不振，使得文遠的心裡悲觀又壓抑。文遠長大後，他依然堅持父親所認為的傳統精神，也認為只要和父親一樣把當初的《逍遙津》演好，就能得到父親的認可，甚至復興家族的劇團。但時代已經改變，劇團也面臨解散，他必須接受現實的考驗才能堅持夢想。

但現實生活卻無情的打擊著這位年輕演員的藝術夢，渴望父親的認同、守住家族的榮光、完成藝術的夢想，這

一切對文遠來說太過沉重了，而文遠本就脆弱的心靈也一點一點的崩塌。他也想和張遼一樣，在逍遙津以八百大破孫權的十萬大軍。但凋零的劇團卻與當年的合肥不同，沒有冰釋前嫌的李典也沒有勇猛的八百將士。守護著這片夢想的人只剩文遠一人，而執念深沉的他不願讓這些美好的事物成為回憶，他奮力的吶喊，試圖在現實為自己的理想發聲。但是當文遠的理想完成時，卻發現過往的美好已無法再次重現。他們依然存在，但卻成為了夢境，是那些隨著時光流逝而逐漸磨滅的美夢。

在演出上，文遠將會同時扮演張遼及曼成，用戲曲獨特的手法來呈現文遠糾結的心理狀態，一虛一實之間，將觀眾也帶入文遠對於未來而焦慮的精神世界。劇情最終以悲劇收場，在設計上有種警示預言的意味；在音樂上則是京劇與崑曲融合，以熱鬧的京劇代表現實，文雅的崑曲代表夢境，以此來傳達主角的心境狀態。

文遠因為對戲曲的偏執以及心理疾病影響，使自己完全停留在了夢中。他認為自己失敗了，不願面對現實，卻不知道自己的努力已經悄悄的改變這一切。一場悲劇的背後，其實是要帶給觀眾更多省思，無論現實多麼辛苦，只要能樂觀面對並堅持自己的夢想，終究有實現的一天。

角色表：

文遠：（戲偶／生）合劇團的主要演員，因生活與事業的匱乏而有著精神問題。

李老：（淨）文遠父親的同門，劇團老闆。

張遼：（武生）曹魏五子良將之首，曾於合肥以八百人大破孫吳十萬大軍。

李典：（生）曹魏名將，與張遼有血海深仇。

孫權：（淨）吳王，因覬覦江淮之地而進攻合肥。

曼成：（旦）文遠內心的幻象，源自於兒時的陰影。

文鴛：（戲偶／老生）文遠的父親，曾經是當紅武生，對文遠十分嚴厲。

小文遠的戲偶一人，兵士戲偶數人。

△為表現文遠分裂的精神狀態，劇中大部分場次將以獨角戲呈現。飾演文遠的演員將同時扮演張遼、李典、曼成。

△李老與孫權的演員為同一人。

第一場

△鑼鼓的聲音喚醒了沉睡的舞臺，張遼於幕間預備，唱出心裡的情愴。

張 遼：（唱）滾滾長江東流盡

多少豪傑曾留名

英雄已逝唯書印

須臾夢回道遙津

△燈光逐漸轉亮，張遼快馬加鞭急上。這個張遼的扮相與一般戲曲不同，他只戴著三隻大鏢，盔甲也只有穿了

一半，彷彿浪人一般。

△張遼一個亮相，屢了屢自己的髯口，開始唸到。

張 遼：（唸）千里聞得穿雲箭，千軍萬馬現眼前。

張 遼：我，張遼，受丞相之命守了合肥。昨夜聞吳軍

進犯，不免上去刺探一番。

△張遼舞著長刀，策馬上山崗一看。

張 遼：（唱）遠瞧吳軍千里陣

身後只有八百兵

怎奈得這合肥唯我想勝

兵未至心已亂怎能相贏

張 遼：啊！想我張遼漂泊一生，如今若戰死在這道遙
津也是死得其所。

張 遼：（唱）捨身為了曹公命

獻命為了心志明

振旗殺伐報國奉

丈夫當得立世銘

張 遼：將士們！

士 兵：（畫外音）在！

張 遼：隨我衝陣！

△張遼領兵衝入軍陣，鑼鼓聲越接越密，張遼連續翻身，直到最後一個翻身失敗，跌坐在地上。

△突然，張遼拿下了帽子，將它掛在一旁。他也放下了長刀，開始潤潤嗓。

文 遠：這段我總是練不好，這個翻身之後的劈斬總是站不穩。

△文遠走向一旁壓壓腿，稍微休息一下。

文 遠：唉，總是在講創新的，他們真了解戲曲嗎？總

是用戲劇和影視的眼光來審視我們，可我們本來就不是一個東西啊！

△文遠走向前，看著長刀，他拿著張遼的頭盔看著。

文 遠：父親，大家都說你是天生的演員。而我只是沾著你的光。

△文遠放下頭盔，開始練習身段。

文 遠：張遼字文遠，我猜你是希望我能夠和張遼一樣剛烈耿直，可我卻是這樣爛泥扶不上牆。

△文遠不再練習，而是拿起一旁的藥吃了幾粒，昏昏沉沉的準備躺下。

文 遠：我應該讓你很失望吧？

△文遠看著掛在牆上的寶劍及全家福照，大嘆一口氣！

文 遠：如果我不是生在梨園家庭，不知道會過什麼樣的生活？

△文遠躺在床上，準備休息，崑曲的笛聲慢慢的響起，使文遠的意識逐漸模糊。

文 遠：是笛聲，又是這樣的感覺，是因為藥嗎？

△燈光轉換，文遠突然站起，如同夢遊一般的穿上了一

件水袖的練習服。文遠變成了曼成。

△曼成收了收衣袖，難過的唱起。

曼成：苦啊。

曼成：（唱）真情何必藏顏面

臥床輾轉難相眠

情愁非要心底掩

有我相伴能相言

△曼成從箱子拿出一個娃娃，用溫柔的口吻對娃娃說。

曼成：文遠，有壞消息，李老想解散劇團，要幫我們

重新找工作。

△曼成將娃娃抱在懷中呵護，就像母親對待孩子一樣。

曼成：我知道你很擔心，畢竟你一直想證明自己的能

力，想告訴爸爸你是配得上文家之名的。

△曼成將娃娃放在桌上，摸了摸這把劍。

曼成：可是別給自己太大壓力了，應該走的，我們無

法強留。

△笛聲漸漸減弱。

曼成：我的時間到了。

△文遠昏昏沉沉的醒了過來。文遠拿起戲偶。

文遠：這娃娃怎麼拿出來了？這衣服又是怎麼回事？

△文遠勉強的打起精神，試著回想發生的事。

文遠：我又作夢了嗎？對了，明天得去找李老商量一

下劇團的事。

△文遠將戲偶放回了盒子中。

文遠：你已經不是孩子了，劇團的重任都在你身上，

你要做到，你必須做到。

△文遠把藥跟刀收拾收拾。慢慢的走下舞臺。

△燈暗。

幕間戲

△在大幕上出現了一個小孩的皮影人偶，他手上拿著兩個小人偶，小孩拿出了一個女人偶遊玩，而那正是文遠放入盒子的人偶。

△小孩拿出人偶把玩，看起來非常開心。

文遠：（唱）清早起來菱花鏡子照

梳一個油頭桂花香

臉上擦的桃花粉

口點的胭脂杏花紅

文 遠：今日天氣晴和，不免到庭園遊玩一番。

△小孩拿出了一個男人偶。

文 遠：啊！看那庭園有一女子，好生俊俏，

待我向前觀賞一下。

△當小孩玩的正開心時，一個男人的皮影人偶出現了。

△男人叫住小孩。

文 鶯：文遠！你不練戲又去哪裡了！

文 遠：爸爸，我只是休息一下。

文 鶯：不要找藉口！你一個大男生玩什麼娃娃，

出來練習。

文 遠：我真不行了，我好累。

文 鶯：男孩子要吃苦耐勞，不許抱怨。

文 遠：我的腿好疼。

文 鶯：這一點就疼了？

△文遠留下了眼淚，稀裡糊塗的哭著。

文 鶯：我們可是練家子，看到牆上的寶劍沒

有？那就是我們家的象徵，你如果這

麼懦弱，爺爺是不會把劍傳給你的！

△文遠持續耗在練功，文鶯離開。

文 鶯：給我把逍遙津練好了，我回來抽查。

△文遠一邊哭著一邊唱。

文 遠：（唱）千古風流如浩瀚

英雄成敗皆偶然

第二場

△燈亮，皮影人偶消失。文遠穿著練習服，坐在紅椅上扶著頭。

文 遠：最近老是想起來以前的事，是因為藥吃多了嗎？

△文遠看了看李老的辦公室的門，裡面沒有聲音。文遠思考了一下，打算進入辦公室。

△李老正好走了出來，但看到文遠時，又想走回去。

李 老：我東西忘了。

文 遠：李老，您終於有空了。

△李老開始對文遠裝糊塗。

李老：文遠！你在這啊，你等一會啊，我馬上就來。

△李老拿出手機，著急的打電話。

李老：叫他們來後門接我。

△文遠拿住了李老的手機。

文遠：您想到後門談嗎？

李老：唉，你這人怎麼就不聽勸呢？

李老：（唱）思想要活觀念轉

文遠：（唱）為何不能守舊廉

李老：（唱）兩袖清風餓肚扁

文遠：（唱）斷夢終毀難安眠

李老：（唱）年少應該見世面

文遠：（唱）罔顧青春非少年

李老：咱兩家都是跟你爺爺學戲的，想當初，老爺還

把咱們班裡那把寶劍賜給你爸，說什麼賜劍就

是傳遞精神。如今這時代可真不一樣了。

△李老想回避文遠，但文遠卻一直跟著。

文遠：李老，求求您了。我們排練了那麼久，難道就

不能再撐一下嗎？

李老：唉，觀眾一天比一天少，這次是真的沒戲了。

△李老坐下手指轉了轉茶杯

李老：（唱）時代變了頭要換

觀眾老爺才是天

文遠：（唱）現實凜凜蓋人面

追夢只能淪路邊

李老：（唱）事事都得向錢看

一切都是錢在談

文遠：李老，你不是和我說過？我們梨園人，生在舞

臺，死也要在臺上嗎？

李老：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不做戲還能做什麼？當初文

老爺這麼疼你爸，結果這臺戲只剩我在唱了。

我知道你會說如果你爸沒受傷，肯定也在唱，

可是……他如今只能教教戲，不能再打了。

△李老看文遠垂頭喪氣的，幫他倒了一杯茶，稍微勉勵

他。

文遠：您說的我都知道，可咱們劇團可不能就這麼散

了。

李老：不要拗脾氣了，如果當初我能做別的，肯定不會學戲，別老是學你爸，就是唱戲不成，人生還廣闊著呢！

△文遠顯得有些難過，李老發現自己說錯話了，急忙緩頰。

李老：李老我也是看你長大的，有個影視圈的朋友在做導演，他好像有缺演員，你就去試一試。

△文遠不願正看李老，沉浸在自己低落的情緒。

文遠：我真不想這戲在我們這代沒了。

李老：傻小子，我也不想啊，可想做什麼得先要有錢，有錢賺才好談啊！

△文遠默不做聲，李老看到手機上顯示孫總的消息，開始心急。

李老：反正你先去做做看，劇團要交接，也不是一時半會的事，我們之後再聊好嗎？

文遠：好吧，能給我導演的聯繫方式嗎？

△文遠拿到聯繫方式後，向李老道謝便離開，李老無奈

地嘆氣。

李老：還真就和他爸一樣，唉！真的是……

△李老坐回椅子上，拿起電話。

李老：孫總，是是是，劇團的事咱們好好談，看怎麼處理。您說演員？該遣散的都談好了，也給您物色了一些，您看如何？好的，咱們吃飯聊。

△燈暗。

第三場

△文遠穿著練功服和半套盔甲。頭上還戴著頭盔。他神色緊張的看向左右。突然，燈光閃爍，一個聚光燈打在文遠身上。

畫外音：叫文遠是吧？你快點準備好，我們要準備拍攝了。

△幾個閃燈，文遠做了一套戲曲的動作，燈光又停住。畫外音：這是什麼，咱們現在不是在唱大戲，你換個方式。

△文遠又做了一套稍微容易一些的動作。

畫外音：很好，放鬆一點。動作再更生活一點。

△文遠很困惑的做了一個生活中的動作。

畫外音：好，就是這樣。我們要準備開始了。

△音樂放出了抖音流行樂曲，文遠穿著戲曲服裝勉強跟著跳，他的樣貌極其的不自然，甚至十分可笑。

畫外音：好了，今天就這樣，記得去旁邊領工錢。

△等到音樂結束後，文遠脫下頭盔，急急忙忙的拿了錢。

布景轉換，文遠到了一間餐廳，他迅速的打了卡，穿起服務生的服裝，端起了一旁的盤子。

畫外音：你遲到了，真以為自己是大牌演員啊？還不趕

快上工去。

文 遠：是的，我會注意。

△文遠端起盤子穿梭在客人間。

畫外音：小心一點，七桌要的蝦餃。

畫外音：八桌要的湯包。

畫外音：九桌要的燒賣。

△文遠忙碌的送單，最後一個翻身倒在地上。

畫外音：收工啦，趕緊回去吧。

△文遠將衣服掛好，回到家準備休息。

△他拿出了藏在床底的箱子，看著女人偶。

△文遠嘆了一口氣，將人偶鎖在盒子裡，放回床底。

文 遠：別多想了，先休息吧！

△文遠躺在床上慢慢的入睡，崑笛的聲音慢慢出現，文遠穿起了水袖裝束。

曼 成：請不要將我鎖在盒子裡，這裡既幽暗又孤獨。

曼 成：（唱）自古紅顏多薄命

薄命只得郎負情

人在樓房卻不見影

忘恩負義只為功名

△曼成舞動水袖來顯示自己的哀愁。

曼 成：（唱）多情犯了什麼罪

欲加之罪能怪誰

△曼成情緒激憤，更加大力的舞動自己的水袖。

曼 成：（唸）為何聽那讒言嘴？彎路到頭終要歸真。

△曼成舞動水袖，最終一個大跳，落在地上。

△一片寂靜之後，笛聲又慢慢的出現。

曼 成：你聽到了嗎？這個笛聲。

△曼成拿起了崑笛，開始惆悵起來。

曼 成：以前母親常說笛聲會帶你進入夢鄉，讓你忘記

生活的煩惱。

△曼成拿起了崑笛，稍微吹奏了一下。

曼 成：可你分得清嗎？哪個才是在做夢呢？

△笛聲慢慢的減弱。突然，四處的燈光轉換，鑼鼓像是

鐘一樣的敲醒文遠的意識，張遼的皮影人偶，出現在大

幕上。

曼 成：文遠，請你不要這麼對我。

△曼成開始不受控制，害怕的想逃離，但是無論曼成逃

到哪裡，都有由燈光構築的牢籠阻隔他。

△張遼的人偶像是在追趕一樣的追趕曼成，張遼人偶的

陰影越來越大。

△曼成最終跌坐在地上，隨著燈光與笛聲的消失，成了

一個坐在床上的人偶。

△突然，燈亮，笛聲消失，文遠從床上驚醒。

文 遠：是夢嗎？又是這樣的夢……

△文遠將盒子拿出，確認玩偶還在裡面，文遠又多吃了一些藥。

文 遠：再撐一下，再撐一下就好了。

△文遠將盒子鎖上，放入了抽屜深處，但是文遠的頭開

始劇痛，他有些恍惚的站在床邊。

文 遠：為什麼總會想起這些事？

△大幕降下，燈暗。

△燈暗。

第四場

△京胡與鑼鼓響起，小孩的戲偶出現在大幕上。

文 遠：（畫外音）看啊！那是我的父親！

小 孩：好厲害啊！

文 遠：（畫外音）你覺得我能夠成為他嗎？

小 孩：我不知道。

文 遠：（畫外音）是的，我也不知道，能不能成為他。

△大幕揭開，文鴛穿著張遼的半身鎧甲。舞著大旗上。

文 鴛：（唱）人生虛度三十載

好似盲目被土深埋

誰會想丁執金遭子謀害

讓我成董太師帳下人才

袁紹公舉大旗氣勢宏泰

呂奉先殺太師心如凶豺

後呂布又遭得曹公所敗

我張遼流失所嚮往東來

文 鴛：可嘆，可惱。我張遼上不能為曹公平天下，下

不能齊家安身立命。唉，真可惱也。

文 鴛：（唱）大丈夫當立命解救國難

誰不曾遙想望安逸耕田

因為何諸侯間征討相戰

布衣民只求得弄孫門前

文 鴛：啊！我豈能有如此安身思想！吾乃漢庭之將！

我就是為國捐軀也義不容辭。

△文鴛揮舞大旗，背對著觀眾，燈光也聚焦於他身上，

四周響起了此起彼落的掌聲。

△男孩的人偶出現在幕的角落哼著小曲。

文 遠：（畫外音唱）誰說的男兒要自強立命？

誰說的男兒要剛烈不屈？

誰說的男兒要志在四方？

誰說的男兒不能啼哭出聲？

文 遠：（畫外音）爸，媽去哪裡了？

文 鴛：你媽他……去照顧你爺爺了。

文 遠：（畫外音）那他們什麼時候回來，爺爺說他要

給我祖傳寶劍呢！

文 鴛：你去練戲吧，爸爸待會就來。

△小孩的人偶消失在臺上，李老擔憂的對飾演張遼的文

鴛說。

李 老：阿鴛，你的腿傷更嚴重了，我建議你先暫停演

出活動，你需要的是長時間的休養。

文 鴛：休養，如果我休息了，家裡要靠誰？

李 老：我知道你老婆過世了你很難過，可文遠呢？他

剛失去了媽媽，你就把他送去戲曲學校寄宿？

文 鴛：我知道！但我得戰戰兢兢的工作，根本沒辦法

好好照顧他。

李老：我是真不想說你，工作可以再找，但陪伴孩子的機會只有一次。

文鴛：機會？我一生都在尋找機會。如果我現在不繼續演戲，劇團怎麼辦？誰來養文遠？

李老：別把責任往身上攬，是你自己放不下！

文鴛：你說的倒輕鬆，我可是他父親，我不要他在學校被別人看不起，我要他過上好生活，我不要因為他沒了媽，就在學校被別人取笑！

△文鴛落下了眼淚，燈光漸漸變暗。

李老：唉，總之你自己斟酌吧！

△李老拍了拍文鴛的肩膀，向文遠走的方向離去。

文鴛：文遠啊！爸對不起你。

△燈暗。

第五場

△崑笛聲漸漸響起，曼成帶著一半的面具上場，她以非常扭曲的肢體，表現出受束縛的樣子。

△曼成將水袖一放，像是脫韁野馬一樣跑出來。曼成手

裡拿著玩偶，神色憂愁的唱著。

曼成：（唱）精神孱弱神色變

頭痛昏神已難眠

安寧終將不復返

心魔不解徒留纏

曼成：文遠，你知道了嗎？李老把劇團賣掉了。他明明承諾會給我們時間籌錢。我們這段時間的努力，那些委屈，通通白費了。

△曼成突然痛苦的按著臉，文遠的意識逐漸出現。

文遠：我在做夢嗎？為什麼我會是這個樣子？

△文遠站不太穩，勉強立住身體，曼成的意識又壓過了文遠，曼成拿起了一旁的鏡子，照著自己的面貌對文遠說。

曼成：文遠，這才是真正的你。

△文遠驚慌的放下鏡子倒退，差點摔倒。

文遠：不，不可能，我不是這樣的。

畫外音：（唱）千古風流如浩瀚，英雄成敗皆偶然。

△文遠發了瘋的想阻止這段唱詞繼續，他用枕頭摀住耳

朵，破壞了一切能發出聲音的東西。

△文遠將娃娃壓入盒子，曼成的意識消失，文遠消沉的靠在椅子上。

文 遠：（唱）為何懦弱心性軟

為何不能氣凜然

古曾有蓋叫天為戲骨斷

也曾有李少春戲動武壇

馬連良音獨門戲臺大展

梅蘭芳戲如神為人頌談

為何我學了戲只能虛嘆

難道我唱了戲曲調空談

△文遠又將娃娃拿出，痛苦的將其握緊在手裡。

△曼成的意識逐漸出現，文遠痛苦的坐在椅子上。

曼 成：事已如此，我們還是另尋他法吧？

△文遠被曼成的話點醒，突然站了起來。

△文遠拿出了爺爺給他的寶劍，此劍象徵著劇團精神。

文 遠：罷了，就都散去吧。

△曼成的意識突然出現，想極力阻止文遠的行動。

曼 成：這是我們家的象徵，你如果給了出去，守住劇團還有意義嗎？

△文遠按住面具，深深的吸了一口氣。

文 遠：我不需要你的建議，你是軟弱的，是不被認可的，甚至不是真的。

△文遠將娃娃放入盒子，將其丟入了垃圾桶。

文 遠：請你離開，我已經不再是孩子了。

△面具應聲碎裂，文遠痛心的前後顛倒，站立不穩。文遠害怕的去找藥。他一次吃了一大把。

文 遠：剛剛，都是夢嗎？

△文遠再看看桌上的笛子試圖吹誦它但是卻吹不出聲，可笛聲的聲音還在繼續。

文 遠：這不是夢嗎？為什麼我還聽見了笛聲？

△文遠好像聽到心跳聲的聲音，文遠越緊張，心跳就越快。

文 遠：不行，我不能有這樣的感覺。再堅強一點，再堅強一點。

△最後，心跳突然消失，傳來了心電圖歸零的聲音。在

文遠的背後浮現出了巨大的陰影，笛聲慢慢消失，變為一片寂靜。

△燈暗了一瞬間後，焦距在文遠身上。

文 遠：我真的醒了嗎？

△一旁的鬧鐘開始作響，提醒文遠還有一整天的工作要做。

△文遠拿起了劍，將其抱在懷中。

文 遠：為什麼我只能是文鳶的兒子，而不是一個演

員，一個打著自己名號的戲曲演員。

△文遠放下了劍，緩緩的站起身子。

文 遠：我永遠唱不了你的逍遙津，永遠看不見那屬於

我的燈光。

△文遠看著臺上的聚光燈。

文 遠：我多麼希望這只是一場夢。

△文遠注視著燈光，而燈光慢慢的失去光芒。

△燈暗。

第六場

△李老與小文遠的皮影戲偶出現在大幕上。小文遠羨慕的看著臺上。

李 老：（畫外音）文遠啊！看那是你爸和你媽。

文 遠：（畫外音）好厲害啊！將來我也能這樣嗎？

李 老：（畫外音）沒問題的，你可是文老爺的金孫呢！

△燈隨著鑼鼓聲漸漸的亮起，文遠穿著一副戰甲，半身披著像是希臘式的綁帶。與張遼不同，他更像是一位儒將的打扮。

李 典：（唸）遙望淮江見彼岸，滾滾逝水似華年。

李 典：在下李典，受丞相之命守衛合肥，可是，難道

丞相忘了我與那張遼！

△李典有些憤怒的瞪大了眼。

李 典：可是多有過節，此事難了啊。

李 典：（唱）先父舉兵從大漢

未想戰死兗州前

可恨呀

如今我卻要與仇人相伴

仇未報怎能和仇人言談

李典：可如今合肥城只有七千殘兵，怎會是那孫吳十萬大軍的對手呢？

李典：（唱）廉頗負荊把罪請

一笑泯仇為藺公

我非那鮑叔牙氣宇寬容

可怎奈大局前不得不從

人已逝命難回徒留傷痛

啊

徒留我滿愁緒故人難逢

李典：我若不願諒解，只怕這合肥早已入吳軍之手
啊。

△李典將綁帶拉掉，一個回身綁上，成了披風，張遼戴上髯口，舉起雙鉞。

張遼：（唱）八百騎兵響我應

孤膽衝陣為奪贏

張遼：昨夜登高一呼，竟得八百將士回應。確實可喜，只是我若不解與李典將軍之仇，恐怕城中還是難以同心啊。

張遼：（唱）殺了李乾非我願

戰場殺伐不認顏

各為其主相爭戰

實則無奈難相言

張遼：李典將軍，令父死於呂布軍之手，我難辭其咎，

可如今大敵當前，我等應禦敵為先！

張遼：（唱）李將軍應當要以軍為重

我理解你心中憤恨難平

一人仇不當由將士償命

若城失中原將永無安寧

畫外音：將軍吳軍已向合肥攻來。

張遼：將軍，可以拿我問罪，但切莫將城中百姓搭

送！

△李典默不作聲。

張遼：若將軍執意如此，那我，便帶八百士兵衝陣。

告辭。

△張遼一個翻身，拿下披風與髯口。李典難過的唱著。

李典：（唱）他怎知我與父相許言願

可如今已無法兌現諾言

我父兄皆亡於他手中鋼

全為了那漢廷捨身殉難

將士：將軍，張遼大人雖破敵軍，但陷入苦戰。

李典：（唱）猶聞張遼陷苦戰

腦中添緒心更煩

孤軍深入犯兇險

我為主將應馳援

將士：將軍，張遼將軍的部隊傷亡慘重，應速速支援。

李典：我的父兄，若今為我死，你會諒解那張遼嗎？

將士：將軍，張遼將軍負傷了。

△李典用身段表現出艱難的內心情緒。

李典：就算張遼與我有仇，我也不當讓那八百將士白

白身亡。來人，拿劍來。

△李典看到了父親留下來的劍，好像醒悟了。

李典：（唱）先父言若在前漸漸浮現

我竟然因私情壞了國安

這即是父兄命白白送

見此劍則有如棒喝此間

若吳軍奪合肥許昌則險

到屆時烽火亂再難阻攔

李典：我竟犯如此大錯，真是枉為將相。

李典：我，李曼成，當領先父名，以此劍平破虜，為

漢室相報，不讓父兄含恨而亡。

李典：來人！隨我支援張遼將軍！

△李典上馬離去，臺下響起此起彼落的掌聲。

燈暗

第七場

△文遠一人待在上，如同犯人被審問一樣，僵直的站著。

文遠：李曼成一笑泯恩仇，張文遠威震逍遙津。媽媽

唱李典，爸爸唱張遼，那是屬於他們最好的回

憶。

文遠：我一直想演好這齣戲，讓他們刮目相看，但我

卻一直失敗，失敗，不斷的失敗。當初爺爺說

我心地善良，要我保管好這把劍。可如今，我連這把劍都保不住了。

文 遠：也許是我始終不明白，李典為什麼能原諒張遼，如果那樣的血海深仇都能以溝通諒解。那為什麼我的父親，卻從未和我對話？我不明白，我真的不明白……

△文遠看著劍，將它緊握在手上。

文 遠：媽媽過世了，李老也要放棄了。爸啊！你知道我現在做是為了什麼嗎？

△燈光轉換，李老急急忙忙的走上臺。

李 老：你一個在那裡嘀咕個什麼勁？你來無非是找我講劇團的事吧？我已經說了，人家已經白紙黑字的簽了，再折騰也沒用了。

文 遠：您答應要給我時間的，怎麼能說賣就賣。

李 老：我說過嗎？唉，你不是去當孫總的演員當得挺好的嗎？能趁現在轉行就趕緊轉。

文 遠：我把錢都湊好了，能不能給我一次機會。

△李老看了看桌上的牛皮紙袋，裡面裝著一些紙幣。

李 老：哎唷？這是你湊的錢啊，這麼一點怎麼夠啊！

文 遠：我不用很大的劇院，也不用什麼太好的設備。只要能讓我好好演出一場就好了。

李 老：聽話，拿這點錢去做別的事吧。

△文遠將一旁的袋子放上，李老突然覺得不對勁。

李 老：你還帶了什麼，哎唷我的天。

李 老：（唱）看了袋中大寶劍
嚇得我臉上直汗顏

文 遠：（唱）留劍不得了心願
無奈送劍至眼前

李 老：（唱）獻劍只為把戲演
家族顏面不值錢

李 老：你爸知道這件事嗎？這把劍可是從光緒皇帝就有了，拿去古董行也能當個不少錢呀？真的值得嗎？

文 遠：李老，你應該懂的，做藝術的不應該用物質的眼光來看待，如果人們都不重視精神結果，那這世界也太悲慘了。

李老：早和你說過了，不要自覺清高，我們這些戲子不就是人吃飽喝足才會有人來打賞的嗎？

文遠：如果我們都掛起鞋鏢，放下花槍，那這把劍留著，只能緬懷過去，還有意義嗎？我不想要我們的精神，只能成為歷史。

李老：真就跟你爸一個臭脾氣。

△李老猶豫的點了一支菸。

文遠：李老，你恨我爸嗎？

李老：恨？沒那麼簡單，我想你應該很懂那種感覺，有一個那麼優秀的爸爸。

文遠：我怎麼說，也是文家的孩子對吧？

△李老仍在沉思，他看到了一旁的相框，裡面是自己扮著霸王項羽的照片。

文遠：如果你能為了我們守住這齣戲，那您比我更配得上這把劍。

△李老抓住了文遠的劍，將錢退給了文遠。

李老：你知道，我們就算演了這齣戲，也不一定救得了這個團？

文遠：我明白，這不是誰的錯，就是這時代……唉，就是這時代啊！

△李老大嘆一口氣，站了起來。

李老：我再去折騰折騰吧！

文遠：我還有一事相求，您能幫我唱孫權嗎？

李老：這花臉我可是唱了幾十年了，你請得起我嗎？

△文遠一時反應不過來，一臉困惑。

李老：唉，我就幫你們文家最後一次吧！

△燈暗

第八場

△文遠穿上了張遼與李典之間的衣服，一旁放著頭盔與髯口。文遠拉了拉腿，試著平息自己緊張的情緒。

△投影上顯示出了文遠與李老的對話訊息，上面寫著

文遠：我爸爸怎麼說？

李老：不知道，我把票寄給他了，但到現在都沒消息。

△文遠放下手機，難過的靠著桌子。

文 遠：（唱）為何你不願意為我相挺

為何你喜歡戲勝了家庭

我的父呀我未曾將你記

為何你卻將我視若仇人

△文遠一邊練功一邊唱，當他看到了父母的照片時，一時流露出了難過之情。

文 遠：（唱）是誰要我勤學唱吟

是誰要我勤苦練功

我學戲只為了盡孝供奉

我學戲只為了讓你盡興

文 遠：學了戲，卻沒有舞臺。可不唱戲，我又能做什么？

文 遠：（唱）虛度了光與陰二十餘載

只換得病與痛充滿胸懷

唯有幻唯有影伴我相耐

唯有聲唯有影聽我愁哀

文 遠：爸、媽，你們知道這些年我是怎麼過的嗎？

文 遠：（唱）資質駑鈍不聰穎

駑馬十駕如外門

家族顯名過沉重

土鯉如我不成龍

文 遠：唉！你們都不知道，我真的好羨慕我那些同學，尤其是放假的時候，能夠和家人團聚，而我只能宿舍孤獨的、默默的看着。

文 遠：（唱）我也想有家人與我相伴

我也想有家人陪我相玩

嗓已枯身已碎如同泥爛

燈已暗神已灰我已被逼崖邊

△文遠拿起笛子。

文 遠：媽，你和我說這笛聲可以進入夢鄉。只要這個

崑笛響起，我就是夢境裡。可我已經分不清

了。我在現實看見妳的幻影，但我在夢裡卻尋

不見妳。

△文遠的思緒被京劇的鑼鼓聲打斷。

文 遠：難道我只能成為這個樣子嗎？

△文遠拾起一只雙鉞，變成了張遼。

張 遼：雙鉞在手敵何懼？叫那敵寇破膽飛魂！

張 遼：大丈夫生於亂世，當立不世戰功。敵將雖勇，
我可不能言退。

△文遠脫離了張遼的狀態，垂頭喪氣的發出疑問。

文 遠：你難道不怕嗎？你大可不必帶那八百人衝鋒
的。如果今天沒有成功，你就只是一莽夫而已，
你難道不擔心你的家人，不擔心他們的未來？

△文遠又扮起了張遼的形象，轉身後一個亮相。

張 遼：（唱）誰願率兵衝陷陣

家族在後仍擔心

我若不挺了身志忒前進

怎會知未來會怎樣前行

張 遼：（唸）莫要白了少年頭，星夜獨嘆空悲切。

△文遠放下了張遼的武器。

文 遠：我爸爸就是喜歡你這樣的人。我真的已經盡力
了，我成為不了你，你是那麼的完美，你就是
每個父親希望看到的兒子。一個陽剛，一個忠
義，一個頂天立地的男人。

文 遠：明天就要上臺了，我卻還在猶豫……

△崑笛的聲音又悄悄的出現，曼成的身影不再出現，出
現的則是文遠兒時玩的人偶。

曼 成：（唱）夕陽幾度紅霞染

青山依舊若定盤

千古風流如浩瀚

英雄成敗皆偶然

文 遠：不！不！不！我已叫你離開了。我不准你再出
來。我的藥呢？我的藥呢？

曼 成：（唱）夕陽幾度紅霞染

青山依舊若定盤

文 遠：住口！不要再唱了。

曼 成：（唱）千古風流如浩瀚

英雄成敗皆偶然

文 遠：我不能，我不能成為你的樣子，我不是那個軟
弱的人，我不是那個只會玩布偶的孩子。

△隨著文遠的情緒波動，鑼鼓的聲音壓過了崑笛。

△追趕曼成的張遼黑影又慢慢浮現。

張 遼：（畫外音唱）剛劍在手當力戰

芳名流傳五千年

丈夫當有才略膽

放手前行闖萬難

文 遠：不要再逼迫我了，我也想成為你的樣子，請告

訴我該怎麼做！

張 遼：（唱）剛劍在手當力戰

曼 成：（唱）青山依舊若定盤

張 遼：（唱）丈夫當有才略膽

曼 成：（唱）英雄成敗皆偶然

△崑曲與京劇的聲音就此打住，燈光全都焦距在文遠身上。文遠停止了掙扎。舞臺兩側出現了張遼與曼成的戲偶。

文 遠：我該怎麼做？我的藥，我的藥。為什麼沒有用，

你不是應該幫助我消除這些幻象嗎？難道是我

吃的不夠嗎？

△文遠看著曼成的戲偶，跌坐在地上。

文 遠：你才是我想成為的人，可是我現在還有機會

嗎？

△文遠向前走去可是又停下腳步。

文 遠：不行！文遠，你不是那個懦弱的人。

△文遠又以大量的身段表現掙扎的內心，當他試圖想放鬆時，崑笛與京劇交錯的聲音又再度開始。

曼 成：（唱）夕陽幾度紅霞染

張 遼：（唱）芳名流傳五千年

曼 成：（唱）千古英雄如浩瀚

張 遼：（唱）放手前行闖萬難

△音樂再度停止，文遠終於受不了，他將藥物全數吃盡，

崑笛與鑼鼓的聲音停止。這時傳來了李老的聲音。

李 老：文遠啊，我把你演出的事和你爸說了，你爸爸

要來看你的戲了。

△曼成的人偶消失了，場上只剩下文遠和張遼的皮影人

偶。

△文遠戴上了張遼的頭盔與髯口，綁上了披風。

畫外音：歌聲唱，人斷腸。今日不決，永不飛揚。

文 遠：我張遼，張文遠，在此！

△文遠登高一呼，最終倒在地上。

△燈暗。

第九場

△崑笛的聲音從幕間出現，燈光慢慢的亮起，崑笛與京劇的鑼鼓聲混合出現。幕間傳來大嗓的聲音，本來上演皮影戲的地方，投影了大量的戰旗與士兵人偶。

△李老扮孫權上。

孫權：（唱）吳軍破陣已略地

四方回鳴戰鼓聲

魏兵驚魂義氣盡

合肥孤城何聊生

△孫權跨著大步上場，用他面白紅髯的形象亮了相。

孫權：孤，孫仲謀，自赤壁之後，退曹操，奪荊州。

如今揮師北伐，只望入主中原。不負我父在天

之靈啊。

孫權：（唱）赤壁退兵七十萬

不負先父臨終願

江東六郡我手攬

兵發合肥入中原

△孫權策馬上千，燈光與皮影人偶搭配，作出千軍萬馬的感覺。

孫權：（唱）鑼鼓激揚鐵騎陣

勢如破竹水沙沉

驃騎齊驅攻城進

踏平江河定山林

孫權：那合肥已是孤殘兵。而李典張遼卻又不合。看

來此城已是囊中取物啊！哈！哈！哈！

孫權：（唱）旌旗蔽日天難見

兵臨城下孤城前

孫權：怪哉，這合肥城不見魏軍戰旗，也不見戍守兵

士？莫非棄城了麼？

孫權：（唱）鼓聲震了敵軍顫

空城自獻為自全

孫權：哈哈哈哈哈！想不到魏軍竟如此膽小，看來張遼

也不過如此呀！

將士：報，有一敵將帶騎兵前來，已破我軍兩陣。

孫權：什麼？已破兩陣？來者何人？

將士：乃張遼是也。

孫權：不可怠慢，速叫太史慈、凌統上前護陣。

孫權：（唱）原來空城是陷阱

孤軍深入空淘興

只怕這是請君入甕

先退後陣再觀情

△孫權害怕的往後逃跑，一陣燈光轉換配合，張遼拿著刀飛身入陣。燈光定，張遼亮相。

張遼：（唸）不怕莽夫蓋世勇，殺入敵陣退萬敵。

孫權：不好，來人，速速護駕！

△孫權轉身逃跑，張遼做出武打的身段追上，歷經波折，將吳軍逼退。

張遼：（唱）殺太史退凌統敵如山倒

斬陳武敗甘寧抵抗徒勞

孫權：（唱）敵賊將氣勢兇嚇兵馬跑

只怕我氣數盡在劫難逃

△孫權與張遼在一陣激鬥之下，繼續敗退。張遼殺出重圍。

張遼：（唱）雙金鉞飲鮮血戰意狂傲

馬奔騰指敵營破陣如濤

張遼：我張文遠在此！竟然無人敢與我相戰，前面

已是吳軍本陣！速命人拆了木橋，斷那吳軍退路！

△張遼策馬向前，孫權逃回吳軍本陣。

張遼：（唱）千軍若似無人境

孫權：（唱）策馬奔逃敗軍逢

張遼：（唱）賊寇奔逃為保命

孫權：（唱）陣勢瓦解如土崩

張遼：孫權！我張遼前來取你首級！

△張遼衝入敵陣，又是與敵人一番激戰。在一旁的投影幕上，顯示出了吳軍潰敗的場景。

張遼：孫權小兒，哪裡跑。

△投影與張遼的身段相互配合，張遼眼看就要追至孫權面前，但卻發現八百勇士死傷慘重，自己已多處受傷。

張 遼：（唱）可嘆那紅髯賊身如絕影

可嘆我軍將士捐軀斷情

孫 權：（唱）可喜我援軍至逃了絕境

可喜我將士來反敗為贏

張 遼：那孫權就在眼前，應當向前追行！可我軍已兵

傷體疲，該當何如？

將 士：將軍要去何處？要棄我等於不顧乎？

張 遼：（唱）猶聞勇士聲叫喚

張遼該當保其全

孫權飛馬將脫險

此刻不除虎歸山

張 遼：我該當何如？

文 遠：父親，我該怎麼做。

△文遠看向了觀眾席，看見父親的面貌。

△父親看著他，向他搖了搖頭，文遠並不完全理解父親

是什麼意思。

文 遠：搖頭，又是搖頭……難道我真的不夠好嗎？

孫 權：將士們，上前反擊！

張 遼：此時此刻，已再無退路！我張遼該當何如？

文 遠：我張遼……

△文遠緊握大刀，又變回了張遼。大幕上，吳軍已包圍過來，張遼後退了幾步，被團團包圍。

張 遼：（唱）我張遼不畏那刀山磨難

△張遼將武器指向天空，流下眼淚。

但不能拋兵士讓其送險

看孫賊已過了斷橋彼岸

待他日再相返勇者得前

張 遼：今日雖不能除了孫權，但也不能辜負隨我奮戰

的將士們，我張文遠，願以命起誓，必帶爾等

突圍！

孫 權：萬不能讓那張遼回去，若放了他，有如縱虎歸

山！

△張遼回頭帶士兵突圍，但顯然十分艱難。張遼與孫權

交戰，但也漸漸打不動了。

張 遼：（唱）那吳軍有如了鋪天地蓋

孤軍入已莫得勒馬懸崖

△張遼做出了如同第一幕的身段，連續三個翻身。

張 遼：（唱）曲未終人未散絕不言敗

事至此莫後悔來生重來

△張遼奮力的劈下了最後一刀，孫權向後大跌。

△文遠終於做到了他一直以來不能做的事。觀眾掌聲如雷。

文 遠：父親，我做到了！

將 士：張遼將軍快看！是李典將軍，李典將軍前來救

援了！

△崑笛的聲音又慢慢的響起了，燈光慢慢的變暗。

文 遠：父親……我做到了，我真的做到了。就和你當

初一樣。

△文遠聽到了笛聲，面露驚慌。

文 遠：等等，怎麼會有笛聲？為什麼有笛聲？

△文遠在觀眾席看到了兒時的自己。

△突然，象徵文遠兒時的戲偶出現，壓過了整個舞臺。

文 遠：難道……這只是一場夢嗎？

△文遠感到一陣昏厥，在掌聲與笛子聲中失去意識，昏

迷在了夢中。

△燈暗。

第十場

△文鴛穿著張遼的戲服，一癱一拐的跑著，李老穿著孫權的戲服在後面跟著。他們進入了病房，文鴛坐在床邊，床上躺著的是文遠的人偶。

李 老：好久沒和你唱戲了，果然薑還是老的辣。

文 鴛：嗯，你也是。

李 老：真不愧是文老爺的孩子，腳都癱了還能打。

文 鴛：做父母的，哪個不為子女多操心。

李 老：你就是對他太嚴厲了，他才會變這樣。

△文鴛沒有回應，只是默默的看著文遠。

李 老：聽說他差點把整瓶藥吃了，怎就這麼想不開

呢？

李 老：總之，人好不容易救回來了，你們好好談談

吧！

△李老離開，文鴛緊握著拳頭哭了。

文 鴛：我還記得你小時候，腿總是壓不過，嗓子總是唱的比別人差。你說我失望嗎？倒不至於，因為我也是這麼橫練上來的。我一直相信，只要努力，只要逼你，就可以練好功。但我真不知道你會給自己那麼大壓力。我錯了，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，你爺爺也是這麼對我，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你表達我的心境，甚至我有些逃避，但不代表我不愛你。

△文鴛勉強站起身子，一跛一跛地走著。

文 鴛：你還記得我們一起吃糖葫蘆的時候嗎？那時你可愛的模樣，我至今仍想再和你經歷那個時光。但我真的太忙了，我以為把你送到學校可讓你離開媽媽過世的環境，但殊不知我卻將你推得更遠。

△文鴛從口袋拿出了戲票。

文 鴛：我以為你記恨我，從來不敢與你聯絡，我連你演的戲都不敢去看，甚至不知道你病了。

△文鴛有些後悔的落淚。

文 鴛：可你怎麼會這麼傻，你怎會吃了那麼多精神藥，你知道這對你有多大傷害嗎？

△文遠的偶從大幕上出現，緩緩地坐了起來。

文 遠：啊，這是何處？

文 鴛：這是醫院，你用藥過度被送來急救了。

文 遠：如此，這位將軍，我們守住這合肥城了麼？

△文遠的父親，見到如此反應，嚇得跌坐。

文 遠：莫非城破了嗎？

文 鴛：守住了，是你守住了。

文 遠：將軍莫要啼哭，雖是犧牲壯大，但仍堅守了城池，如此那些英魂也能含笑九泉了。

文 鴛：你爺爺說的對，他把劍傳給你，是正確的決定。

文 遠：你我都倖存刀下，已是萬生有幸了。

文 鴛：我們還能唱戲，確實萬生有幸了。

文 遠：我張遼將為朝廷戍守合肥，叫那敵軍不敢越池半步。

文 鴛：如此，就讓爸陪著你吧！

△文遠站在窗邊，對著窗外吟唱。

文 遠：（唱）滾滾長江東流盡

多少豪傑曾留名

英雄已逝唯畫印

須臾夢回逍遙津

△文遠看著一旁已經碎裂的笛子，再看看自己的父親，流下了眼淚，燈光漸暗。

文 遠：父親，你終於來了，這……不是夢吧？

劇終

作者簡介——林峰緯

現就讀上海戲劇學院的編劇系 M.F.A。二〇二〇年六月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學系，主修編劇。因為父母都從事媒體相關工作，所以自幼就接觸劇場、電視及電影產業，因此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。目前，除創作戲曲、話劇劇本外，也擔綱電影與電視劇編劇。

評審意見——鍾喬

這部作品完成度很高，是獲選的重要原因。無論在主題、腳色、情境與結構的鋪陳上，都有相當按部就班的脈絡可循；然後，在出發點上，傳統戲班的生存與解散，就傳統與當代在戲劇上的對接，本就有一定的吸引人之處。這都是受到青睞的核心緣由。

在傳統與當代的串接上，也相當有效地運用戲中戲的橋段，將象徵意涵轉譯出來，腳色在現實與劇作的交互對應上，達成相互轉化的效果。因此，身段、唱腔與現實情境下的人物安排，顯得立體。但，人物在當下的心理轉折，欠缺細節的心理皺摺，造成人物情境的形成，有時因服膺於劇作者的功能性需求，而失去矛盾掙扎的深度面貌；另有，以父子傳承來敘事傳統戲曲的當下困境，仍然回到戲曲的框架中，難見介於舞臺與觀眾間的矛盾關係。